



◎王晴川作品

已经是八月的天了，塞外的风很有些凉意。那山也不高，但昂然拔起在一片澄净蔚蓝的天宇下，竟遮住了身后的白云，别有一番震慑。

飞云惊澜

部

扬眉卷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王晴川◎著



飞云惊澜

Ⅲ

扬眉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云惊澜.第3卷.扬眉卷 / 王晴川著 .—哈尔滨: 北方

文艺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317-2056-6

I. 飞… II. 王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8604 号

飞云惊澜 第3卷

Feiyun Jinglan Disanjuan

作 者 / 王晴川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 璐

封面绘图 / 张晓雨

内页绘图 / 黄 烨

装帧设计 / 弘文馆·闫薇薇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 × 960mm 1/32

印 张 / 7

字 数 / 160 千

版 次 /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2056-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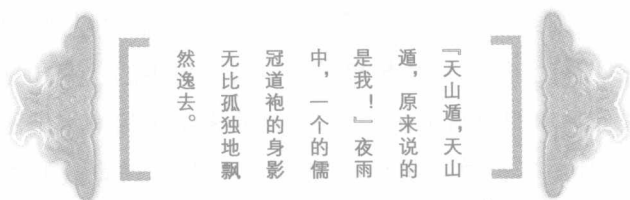
扬眉卷

回首青山又斜阳	1
惆怅眼底起波澜	23
紫塞飞檄动九重	46
衣冠如雪气如虹	68
钗折方悔负倾城	91
射虎腾驹朔雁边	113
风起穹庐七星寒	138
江山望断黯销凝	161
扬眉一怒解刀兵	183
尾声	207
附录一	I
附录二	IV



contents

目录



「天山遁，天山遁，原来说的
是我！」夜雨
中，一个的儒
冠道袍的身影
无比孤独地飘
然逸去。

何竟我凝立在巨石之下，耳听得头顶惊雷勃发，忽然间对生命和天地生出一股绝大的敬畏。虽然“诚敬”功夫是儒家的必修之业，但生命中的哪一次敬畏也没有这一回来得真切。幽暗的天宇被耀目的闪电照出片片惊悚的白，阵阵的惊雷像沉重的战鼓，敲击在他的心神深处。在一瞬间，何竟我发觉自己和愤怒的惊雷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交汇。

长啸声中，他已反手一刀挥出。此时何竟我本来已是败相尽显，但这一刀却劈得意气昂扬，不屈、刚健、无畏的惊雷在他心底汇成一股绝大的意念之流，迅疾地充斥到他的四肢百骸，随着这一刀喷涌而出。

刀剑相交竟然无声无息，布雨刀的力道、方位、神速，都让郑凌风难以想象。一阵巨力袭来，他手中的长剑几乎脱手飞出。哗的一声，郑凌风心神剧震之下，劲气乍松，一串暴雨劈头浇下，将他的头脸淋得湿漉漉的狼狈不堪。郑凌风一惊之下疾步



退出，长剑一招“万里长天”，急吐的剑气在二人丈余之地上荡起了一片空明而又坚实的阻隔。

“嘶——”一旁隔山观虎斗的阎东来不由长吸了一口冷气，传声问道，“何堂主，这一刀唤做何名？”

何竟我却未乘胜追击，只是仰首望天，冷冷答道：“这一招‘鼓以雷霆’为惊雷刀法两大绝招之一。本派自师祖创此刀法，千百年来从无人习成这两招！”

“是故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！”郑凌风胸罗锦绣，闻言登时想起了《易经》系传中的这两句话。他那双锐如鹰隼的眼睛不由一震，道：“原来堂主的惊雷刀法出自《易经》，那后一招莫不是唤做‘润以风雨’？”何竟我的脸上不露丝毫喜怒之色，沉沉点头：“不错，西崖年近而立，才始学《易》，今日在帮主的强逼之下，方有所悟！”

郑凌风见他模样，心内忽然一沉：“江流古只算出在这暴雨之夜，七绝阵会将河戾、地阴二气调至极限，却没有算到何竟我所修的刀法便唤做‘惊雷’。难道在这生死一线之间，他却闻雷而悟，达到‘与天地相往来’的天道境界？”武林之中故老相传，习武之人修至极限，自可与修真之人一样直趋“与天地相往来”的天道境界。以郑凌风这样的绝世之才尚只能初窥天道门径，却不料何竟我在与他这等绝顶高手的力搏之中，忽而触发机缘，竟然登堂入室。

“好！当真是痛快！”郑凌风不怒反笑，“何堂主，可有胆气到河心一战？”说着扬手一指凝在河心的那艘巨大画舫。何竟我本身的狂气登时激发了起来，双眉一扬，道：“甘愿奉陪！”

笑云当先领路，玉盈秀、陆亮、辛藏山众人紧随其后，这时已经冲到了双龙口前。

暴雨如注，隐隐只见七绝阵中杀气冲天，玉盈秀妙目一寒，道：“不好，江叔叔的七绝大阵已经发动，只怕已经有人困在了阵中。”正说着，便瞧见一人运剑如风，鹰一般扑入了阵中。唤晴惊呼一声：“是公子！”笑云知道她的心思，当先叫道：“好，咱们也进去耍耍！”

这石阵易进难出，众人一路杀入，几乎未遇阻隔，闯过几排乱石便瞧见曾淳和袁青山等人困守一处，正自苦力支撑。两路人马汇集一处，登时精神大振。挺立石上的江流古眼见又有人杀入，便发出一声冷哼，仗剑跃下巨石，玄色的身影便如遁地隐身一般，蓦地湮没在重重雨幕之中。

曾淳喝道：“叶二哥，你在此阵多时，可曾探出阵眼所在？”叶灵山苦笑道：“昨夜我才瞧出些端倪来。此阵共分三层：双龙口前的七处浅滩，正呈北斗七星之状，是为七星内阵；滩外布高石八堆，以应‘八卦’之象；最外层的片片乱石初瞧似乎杂乱无章，其实是按着东方苍龙七宿、北方玄武七宿、西方白虎七宿和南方朱雀七宿的方位排列。这便成了内有七星阵，中有八卦阵，外有‘二十八宿绕八卦’的奇阵，这三阵内外呼应，委实夺天地之造化。”

众人听了这番言语，都觉不可思议。玉盈秀却道：“叶二哥果然高明，不过依江流古的习性，每布一阵必要选一处先天的自然妙境，以显其与众不同之处。若依我看，此阵最奇之处还在于他将此阵选在了无定河与御河两河交汇之处，”说着她的玉手凌空一指，“你瞧那两河宛转，岂不正像一对阴阳鱼吗？”唤晴粗通战阵，更觉闻所未闻，叹道：“这么说，此阵竟分四层？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了！”

“盈秀姑娘好眼力，”曾淳也是若有所思，“最里面的七星阵内又暗藏一座无定河、御河构成的先天太极两仪阵，怪不得能



调动川河、雷雨之气为己用。”叶灵山目光闪烁，道：“依先天卦理，乾西北为开门，艮东北为生门，但江流古又多加了数重禁制，将八卦中唯一的两个吉门掩住，让人难测虚实。”

任笑云却听得索然无味，但知此时生死胜败都在几人的言谈之间，也只得耐着性子听着。百无聊赖之际猛一回头，恰恰看见停在无定河上的那艘巨大的画舫，大雨之中只见那船上红光高照，有如一条怒龙的火红的眼睛。笑云再顺着那画舫看下去，正瞧见无定河随雨暴涨的河水，他眼中立时有异光乍现，水，水，水，洗心禅观的内景便在心内再现，一门心思登时融入河水之中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四周杀声陡然沸腾起来，两队青蚨帮人马已经横冲直撞过来。众人急忙应战，但青蚨帮依照阵法中的吉凶方位冲杀，一时大占便宜。若非群豪依照叶灵山所说结成九宫阵法苦苦支撑，只怕便会一触即溃。饶是如此，几个回合下来已经有十余个鸣凤山弟子倒在雨中。

笑云不通阵法，给他们安排在九宫阵的核心。眼前喊声震天，血肉横飞，他却视若不见，全部心念仍在滔滔河水之中。

众人均知此时有进无退，形势虽窘，却是阵脚不乱。猛然间只听得一声长啸直冲云霄，这声音一长两短，青蚨帮弟子登时随声退去。攻得快，退得疾，有如风卷残云，空地上只留下二十几具鸣凤山寨兵的死尸。

叶灵山眼望随雨流淌的血水，叹道：“寻不到阵眼，又找不到开、生二门，如何破得此阵？”玉盈秀喘息道：“我曾随江流古学过几年阵法，三年前便听他说过，若时时因循祖宗留下的老道理，便不是好汉。他要将文王传下的后天八卦和伏羲的先天八卦融会一处，别开一脉，用到阵法中去。只不知后来成了没有！”曾淳、叶灵山均是易林高手，闻言都觉匪夷所思。叶灵山当

先叫道：“难哉，难哉，先天卦数为九，后天卦数为十，二者如何融会一处？”

曾淳却目光闪烁，眼望越下越大的暴雨，若有所思。

只听江流古的啸声再起，却是短促的一声，两队青蚨帮人马霍地冲过来。众人要待迎敌，那两队人马却又各自退去，却原来只是虚张声势。顽石和尚和辛藏山一起破口大骂，陆亮却笑道：“这是敌人的扰敌之法，待咱们当真累了，才会相攻！”柳淑娴哼了一声：“我瞧未必，只要咱们稍一松劲，他们说不得下一次便会来真的。”陆亮给她如此一说，自觉大没面子，怫然道：“你不会兵法，却来胡言乱语！”柳淑娴怒道：“你便是这么个事事充行家的臭毛病！若真会兵法，便破了这怪阵！”陆亮顿足道：“这狗屁怪阵本就是颠来倒去乱七八糟的，根本就是破不得，也不必破，依我说胡乱杀出去就是了。”

猛然间曾淳一拍大腿，喝道：“多谢陆公子指点，我想通了，此阵真的是被江流古颠倒八卦之理布成。那八处乱石是逆运后天八卦之理所建，瞧他们两次冲杀所走的路径方位，正与后天八卦相反。你瞧，”他说着手指一点，“乾西北颠倒过来便是乾东南，东南便是开门，依照此理，西南便是生门。”

叶灵山双手一拍，眼中竟然有泪涌出：“公子，我真是服了你啦。师父说我食古不化，我还不服，今日才知什么叫做天纵奇才！”玉盈秀也恍然大悟，却问：“公子，那阵眼又在何处？”声音未落，江流古长啸乍起，这一次却是急促得多，两队人马快如飘风般地疾冲过来。

这一次来得真快，两队人马一左一右，剪刀一般合拢过来。似乎江流古已经算出了这九宫阵的破绽，一下子竟然将众人冲开两条血路。

两支长矛陡然刺到笑云眼前，但他此刻一直神游江河，竟



是浑若不觉。“笑云！”玉盈秀惊叫一声，奋力替他挡开了这两矛，“你胡思乱想什么了？”笑云啊的一震，恍若大梦初醒，披云刀疾挥而出，身旁四五个青蚨帮众纷纷中刀。他不愿多做杀戮，每一刀只向来敌手脚上招呼，有时干脆就一刀斩在兵刃上，饶是如此，仍是当者披靡。

曾淳却顺着笑云先前的目光瞧见了河心停靠的画舫，诡异地闪着红光的画舫。

他灵机一动，蓦地嘶声大喝：“阵眼！阵眼就是那座画舫，青蚨帮众便以它为中央戊己土！深夜之中，也只有那船上红灯才能指明方位！”古人布阵往往高树刁斗，以斗上的明灯为号，一来可以随时指挥部卒东挡西杀，二来可使阵中兵将辨别方位。这刁斗所在便是阵眼，若给人攻占，大阵便破，自来这地方必是大阵的核心所在。但江流古别出心裁，阵中虽留出一片易进难出的空地，其实只是作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诱饵，而他将阵眼布置在河心的一座画舫之上，更是出人意料。

“杀呀，”叶灵山大喝一声，“大伙从乾东南开门杀出，占了画舫，便挖了他的阵眼，此阵就不攻自破。”群豪群情激荡，笑云、辛藏山和顽石和尚当先开路，直向无定河边杀去。

江流古嘶声更急，青蚨帮众群群拥来，似乎也怕他们破阵而去。但此时群豪自开门而出，青蚨帮失了地利之便，更有笑云刀沉势猛，所向披靡，前来抵挡的青蚨帮众全挡不住他一招半势。江流古目注他们一群人有如虎冲狼群一般直逼无定河，不由喃喃道：“曾淳此子，当真是个奇才。可惜，你们到了岸边，却仍是自寻死路！”群豪声势大振，一路杀到了江边。

“船上有人！”冲在最前的袁青山忽地大喊一声。众人举目望去，果见一青一白两条身影在画舫上若隐若现，盘旋来去。玉

盈秀叫道：“不好，是爹爹和郑凌风在那里斗剑！”顽石和尚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鬼船离岸这么远，他们是怎么上去的？”

辛藏山大叫一声：“老子上去碎了那些鬼灯笼，再助师尊斩了郑凌风！”也不顾自己功夫深浅，一步便向河中跨去。脚才入水，一股大浪翻涌上来，便像有只手抓住了他的腿，辛藏山大叫声中，便要陷入河中。好歹袁青山手疾眼快，一把扣住他手，将师弟拉上岸来。辛藏山咆哮不止：“邪门邪门，水里面有鬼！”

“不是有鬼，”玉盈秀叹道：“这便是江流古的过人之处。这两条河便是阵内最深一层的太极两仪阵，这地方河水的戾气更重！”她说着秀眉紧蹙，道，“画舫是阵眼所在，为太极两仪阵、北斗七星阵、八卦阵和‘二十八宿绕八卦’四处奇阵所调戾气的汇聚之处。那地方戾气最盛，爹爹若是不知抢占开、生二门的吉位，必是落在下风。”说到这里，心下后怕无穷，莲足连顿，声音更是带了哭腔。

“你们自取灭亡，难道当真要我斩尽杀绝吗？”江流古哈哈的大笑却在这时自雨中传来。一阵乱箭带着尖锐的群响也随之劲射了过来。众人惊叫声中，纷纷挥刃抵挡。蓦地唤晴哎哟一声，身子微晃。猛然身旁一个清瘦的身子横在了眼前，替她挡开乱箭，却是曾淳。他回身喝道：“谁叫你冲到前面来的？还不回去！”唤晴颇觉委屈，心痛之下反觉臂膊上的伤不如何痛了。曾淳这才瞧见她臂上中了一箭，急问：“不碍事吗？”唤晴眼圈一红，嗔道：“不用你管！”好在这箭未曾入骨，只是擦肉而过，划出了一道血痕。

“还是我去！”笑云大喝一声，挥刀而出。“不成，”玉盈秀急道，“那里面凶险得紧！”笑云向她眨了眨眼，低声道：“我的老丈人我不去救，却让谁去？”口中胡言乱语，心内却已经运上了洗心禅观，一瞬间他似乎身化为水，与汹涌的河水融为一体。体内



劲气似乎受到了暴涨河水的牵引，变得愈发蓬勃充沛。

猛然间笑云提气一纵，凌空便向那画舫跃去。他离那画舫还有七八丈远，这时纵身向这么远的河心画舫跃去，无异投河寻死。虽是雨大夜沉，但那画舫红光闪烁，将前后左右数丈远近照得一片幽红，笑云这奋身一跃便异常清晰生动，异常惊心动魄。

两边厮杀的人马见了他这怪异举动都不禁停住了手中兵刃，只眼睁睁地瞧着他。玉盈秀、唤晴等一群鸣凤山、聚合堂弟子更忍不住嘶声喊叫。便连隔岸观火的数百东厂剑士都不由心凝神驰，张口结舌地望着空中的笑云。

笑云人在空中，浑身真气流转，“平步青云”的劲法施展到了极致，凌空几大步迈出，身子便如离弦之箭向那画舫激射过去。岸边群豪眼见他在空中举步迈足，居然如行平地，全不由发出一阵惊叹。石后的江流古身子微微一震，暗道：“天下怎地还有如此人物？”

越是逼近那画舫，越觉河心有一股怪异的力道直冲上来。眼见那画舫便在丈外，笑云却忽觉真气一窒。正待再提真气，却一眼望见了画舫那诡异的红光，他心神微震，登时向河心落去。

岸边的两方人马陡见他自空中落下，不由一起失声呼叫。只不过鸣凤山人马是长声惊叫，青蚨帮众却是齐声欢呼。砰的一声，笑云已经坠入河心，冰冷的河水立时将浑身击得透湿。说来也怪，笑云人一入水，脑中却于刹那之间现出波飞浪涌的异境来。我即是水，水即是我，这念头在心中电闪而过，笑云的心神却是一定。

猛然间他再吸了一口真气，竟自踏水破浪，再次疾跃而起。

众人头一声呼叫未落，却见笑云已经冲天再起，忍不住再发出一声喊，这一回便连青蚨帮弟子都是发自心底的倾心赞

叹。笑云在空中一个转折,已经稳稳落在了画舫之上。

画舫上郑凌风和何竞我斗得正紧。

郑凌风稳稳占住西方白虎七宿的方位,将阵中戾气调至极限,每一剑挥出,便牵引出暴雨大河那无尽无休的劲气,掩日神剑荡起团团剑光,直向何竞我压了过来。

何竞我知道自己武功见识与郑凌风只在伯仲之间,只是自己闻雷顿悟,在惊雷刀法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此时若不乘胜追击,以郑凌风资质,下次再遇,只怕又难有胜望。可是自一跃上画舫那一刻起,便觉处处掣肘,犹胜岸上。但当此之际,他本身坚毅的性子发作,虎目奋光,布雨刀挥动之间融会雷天的刚健之气。二人刀剑齐舞,竟是斗了个旗鼓相当。

笑云便在这时落在了画舫之上。

冰冷的雨点近不得激战二人的身前丈余之地,却给两个人的劲气震得乱箭一般四散乱飞。笑云透出道道雨瀑,只见郑凌风剑气如虹,将何竞我的身形团团围住,心中不由一惊。再定睛一瞧,却见何竞我的步法丝毫不乱,那把气吞山河的布雨刀挥出的招式虽然极短极促,但每一舞动,便荡起阵阵风雷之声,逼得郑凌风难以再进一步。若是在几日之前,他望见这等绝世高手之间的生死搏杀,必会心惊胆战,远远避开,但此时胆气已豪,再见这等举世难见的刀剑对决,不由意动神驰,立时便与自身武功暗自印证起来。

郑凌风六识展开,意念笼罩四野,任笑云一跃上船来,他便已认出了他来。郑凌风虽对这怪异少年稍有留心,却也未过于放在心上。但奇怪的是,自这少年在这里一站,郑、何二人都觉出一股无形的劲气忽吞忽吐,扰得自己的气机跃动不休。原来



笑云每见二人挥出一招，便不自觉地在意念之中挥刀攻守。他的心意一动，身上劲气自然随之吞吐，对激战中的二人都生出一股牵制，无形之中便如三人混战一般。

“不想世间居然有如此人物！”郑凌风何等样人，心念一动，便已起了杀机。猛然间一道剑光破雨掠来，直刺笑云心口。这一剑刺得突兀之极，事先决无半点征兆，何竟我大惊之下，身形疾飞过来，布雨刀反腕劈向郑凌风后脑，正是攻敌之所必救。

郑凌风脚下一滑，剑吐青芒，依然锐不可当地刺向笑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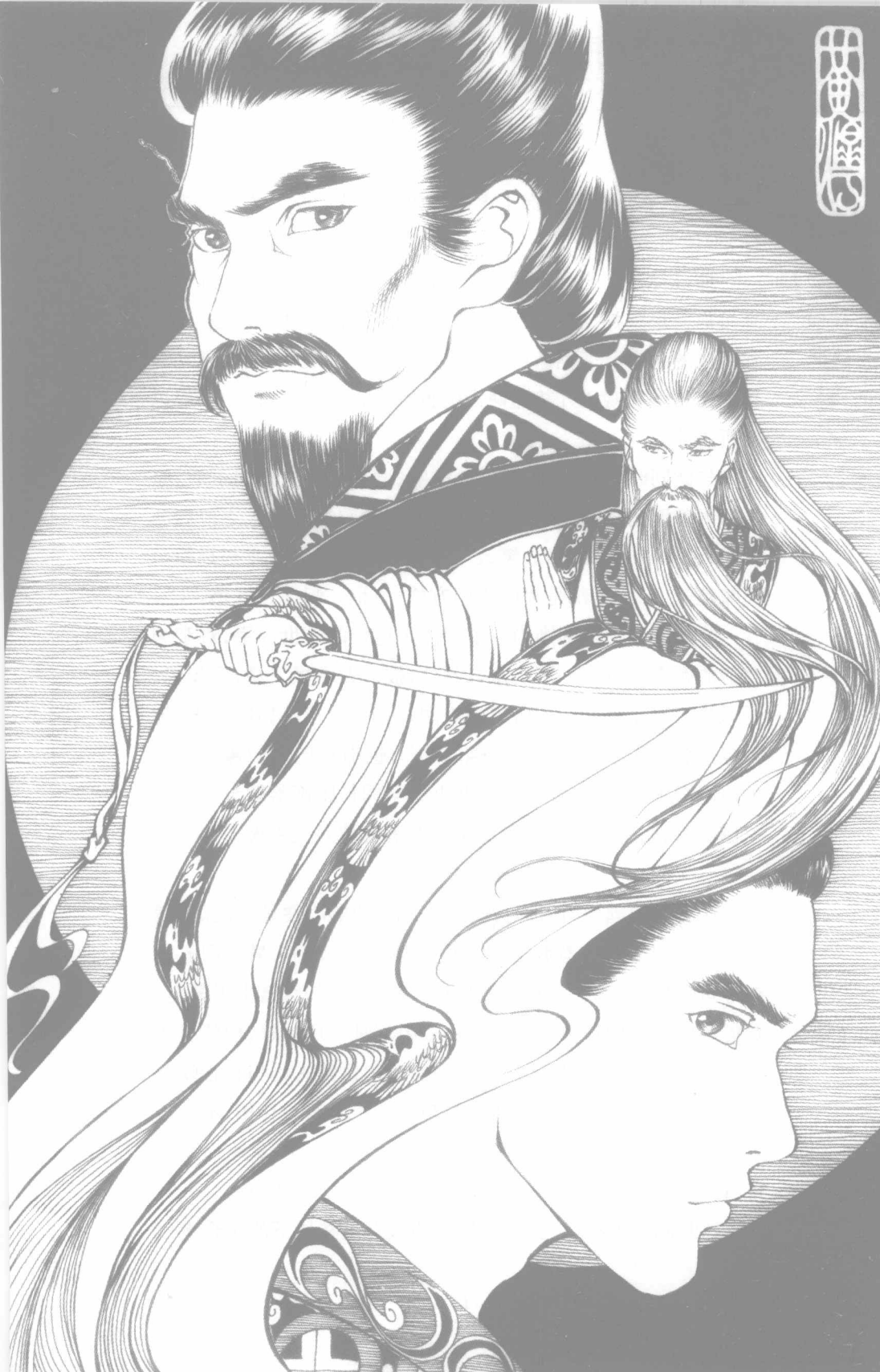
激荡的剑风带起一团疾雨，密集的雨珠被剑气和阵中戾气牵引，直向笑云卷来。避无可避，退无可退，危急之间任笑云蓦地大喝了一声，将意念放至四维八方，扬刀挥出了那招“望海势”。

这一刀本可在刹那之间封住四面八方的攻势，但郑凌风剑气如潮袭来，笑云陡觉自己像是一步踏入了湍流不息的瀑布之中，疾飞的雨点钻入披云刀布成的刀网之中，锥子一样狠狠击打在他的头上脸上。

冰冷的雨珠激得笑云心内一震，一股熟悉的豪气自心底瞬间沸腾起来，披云刀乘势疾挥，当当当三声响，将郑凌风自雨幕后刺来的连绵三剑尽数荡开。刀剑相交，在空中激荡起层层劲气，雨珠嘶叫着四散飞去。

笑云见自己居然硬挡开了郑凌风的连环三剑，不由意气昂扬，一刀“摧山势”反手劈出。眼见这一刀气势夺人，郑凌风也是心内大震，便在此时，身后刀声呼啸，何竟我的布雨刀也已凌空劈到。

在此紧要关头，郑凌风也显出了绝世武功，随着呛然一响，那把掩日神剑忽然一分为二，精芒闪处，前挡观澜，后阻惊雷，似乎是在同时架住了天下最著名的两把宝刀。三人齐声大喝，





声若雷震，在阴郁的河面上滚滚传出。观战的双方人马气为之夺，神色都是一沮。

掩日神剑上的光芒骤然一灿，随即又陡地一黯。与此同时，郑凌风身形横掠，撞开了两间船上的精巧锦阁。木屑四散飞舞，郑凌风的身影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。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同时力抗惊雷刀法和观澜九势这两大绝世刀法，号称“剑帝”的郑凌风亦所不能。

与此同时，猛听一阵怪异的锐响，画舫上忽然箭如雨下。原来这画舫既为阵眼，船上自是机关密布。郑凌风遁走之前启动机关，便引来一阵乱箭。笑云与何竞我眼见四面八方都是箭雨呼啸乱飞，每一箭都是射向不同方位，急忙一起挥刀抵挡。

此时的任笑云刚刚力战了郑凌风这样的绝世高手，对观澜九势的领会更进了一层。意兴到处，披云刀纵横飞舞，云起势、听风势、澜生势……把所习的观澜九势一招招地施展开来，越舞越觉意犹未尽。他本身刚强的劲气随刀展开，非但越来越稀少的乱箭难以近身，便是这画舫上的亭阁长廊都给披云刀震得东倒西歪，船上的几串红灯更是一盏盏地被刀气袭灭。

江流古远远望着，那灯每熄灭一盏，他的心便是一沉。陡然间只听得笑云和何竞我一起振声长啸，声震云霄，最后四五盏红灯竟噗地一起灭了，那画舫轰然一响，也不知给劈中了哪里，竟慢慢向一侧倾斜下去。江流古心中霎时一片昏暗，他的身子微微一晃，暗道：“怎地天地间会忽然生出这等人物与我青蚨帮为敌，难道这便是天意？”他跟着想到了天山遁的卦相，不由苦笑一声：“天山遁，天山遁，原来说的是我！”夜雨中，就有一个儒官道袍的身影无比孤独地跃起，向着黑夜深处飘然逸去。

这时画舫上红灯已灭，河岸一侧只有悬在树下的十余盏气

死风灯发着淡淡的白光。不知不觉之间，那雨小了不少，天上再也不见先前电闪雷鸣的骇人声势。

阵眼一破，鸣凤山群豪发一声喊，乘着青蚨帮众神气松动之际，便即鼓气杀出。水若清正待吆喝青蚨帮众奋起阻杀，黑暗之中却传来郑凌风的传音之声：“若清，退吧。今日势不在我，只怕金秋影所在的鸣凤山那头也难有作为。”她愕然回首，才瞧见郑凌风山岳一般的身子已经稳稳挺立在身旁。望着郑凌风背后的衣衫尽碎，浑身上下尽皆湿透，她还想起何时见他如此狼狈过，心内不由一寒。郑凌风的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，淡淡地又道：“速速传信与金秋影，令他也着速退兵，以免腹背受敌！”

毕公亭前，虽仍有不少悍勇的青蚨帮高手不肯就此罢休，但帮主号令一下，也只得卷旗退去。

笑云这时大觉过瘾，何竟我笑道：“笑云，走吧！”笑云应了一声，和何竟我携手飞身跃上了岸来。玉盈秀提心吊胆了多时，这时眼见他平安归来，明眸之中不禁星泪欲掩，急忙迎上问道：“云哥，你……你没事吧！”笑云笑嘻嘻地凑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虽然累得秀儿担惊受怕，但终究让我老丈人安然无恙！我这只会弄巧成拙的名声该当改一改了吧？”玉盈秀才破涕一笑：“任大侠神威凛凛，百战百胜，谁说只会弄巧成拙？”眼见爹爹也自后赶到，忙赔笑道：“爹爹，您老人家也没事吧？”

何竟我佯怒道：“郑凌风奈何我不得，却险些给你这宝贝女儿气死。你一出家门，便将为父的嘱咐尽皆忘了吗？”玉盈秀吐了一下舌头，转身拉过唤晴，笑道：“女儿也不白走一趟，将唤晴姊姊救了出来。”何竟我才淡淡一笑，语气中却掩不住一团喜气：“贤侄女，你无恙就好，不然秋岩老哥回来可要跟我拼命！”

唤晴苦笑一声，却不知说什么是好，鸣凤山和青蚨帮势同